

随笔·人间真情

散文·美景履痕

## 有一种思念叫回家

□王迪

小时候,过年是难得的美味佳肴,或是渴望已久的新衣。如今,少了鞭炮,少了欢闹,过年更多的是对家的思念和渴望。

姐姐远嫁千里之外,结婚前和姐夫商量在娘家和婆家轮流过年,平时繁忙的工作加上孩子上学,很少回娘家。过年,成了姐姐的期盼。

春运高峰,姐姐和姐夫早早坐到电脑桌前抢票,盯着时间,生怕错过一分一秒,时间一到,呼吸紧张、屏气凝神,可惜那一张张高铁票好似飞的一样,十分钟售罄。刚才还如火炬燃烧的眼神,顿时黯淡无光。运用了各种抢票软件,他们最终抢到一张要坐27个小时的加班车。

车票已定,迫不及待收拾回家的行囊,买当地的特产,然后就是数着日子开始煎熬,还有十天、八天、七天、六天……最后一天上班时间真难熬,心儿早就飞到了故乡,回到了妈妈的身旁。妈妈是不是早早站在家门口远望,盼着儿归来?爸爸是不是在村头,假装看别人下棋,眼神却不时望向村外?

虽说有手机时刻联系着,知道何时回来,但是心啊,为什么这么不受控制

呢?“灵,你发错邮件了!”同事带着惊异的目光看着姐姐。怎么会不诧异呢,姐姐平时可是最细心的,对工作一丝不苟。

终于,他们拖着行李箱,领着孩子上了火车。时间真长啊,当初怎么没有体会到离家是如此遥远?空气真闷啊,火车里各种异味。腰真酸啊,站站坐坐20多个小时。

看夕阳西下,是不是它也要回家。点点余晖映衬在车窗上,绵延开一片乡愁。转瞬间,外面一片漆黑,但火车带着思念驶向光明,那光明指向家乡。

一夜无眠。朝阳如调皮的孩子,欢欢喜喜地蹦了出来。孩提时,领着弟弟妹妹在颖河边玩耍,不知那汨汨流水是否仍不眠不休地欢迎我归来?小桥是否还在守望,等着我抚摸?弟弟妹妹也早已长大,各成一家,家乡这两年,是否发生巨大的变化?唯愿皱纹和白发远离爸爸妈妈。

为什么要回家?年少时谁不曾梦想执剑闯天涯。这些年观赏过城市的霓虹灯,穿梭于一座座高楼大厦,游赏名山大川,可心中最美的地方还是故乡。多少次,在异乡商店看到“双汇火腿肠”“北京方便面”这些家乡知名产品都倍感亲切,它们仿佛不是食品,而是一位

老乡。

看到回家的大巴,每次都驻足观望,暗自沉思,坐上它是不是就可以回到家乡,那里有风景如画的河堤,有养育我的土地,有最亲切的乡音,更有魂牵梦绕的爸妈!

犹记得结婚那天的场景,我上了婚车,看着家乡的一草一木渐渐落于身后,意识到离它将要越来越远了。阳光暖洋洋地洒在身上,小河的冰也融化了,它是在我送行吗?心里空落落一片。

典礼进行时,我不敢抬头看爸妈,怕自己忍不住眼泪,但是始终能感觉到那两道炽热的目光,射进我的心房。

下午亲人朋友都走了,唯独留下了我,好像被主人丢下的小狗,被遗弃的孩子。我清晰地看到临走上车时,爸妈的眼圈红了。

为什么刚刚离开家乡,我都如此想念?让这悠悠黑夜裹着我那绵绵思念,化作棉被,为远在家乡的父母增添些温暖。

直到看见姐姐回家后脸上绽放的喜悦,听她诉说这些回家的经历,我更懂得了她的心情:那是对家乡、对爸妈的思念呀!

## 逛庙会

□花之语

河上街庙会这几年越办越好,今年更是热闹非凡。大年初六下午,我和妻子驱车直赴河上街。只见人头攒动,车水马龙,不过秩序还好。刚刚在停车场放好车,就听到抑扬顿挫的豫剧唱腔从东南方传来。原来是洛阳市剧团在河上街大舞台上演古装戏,看了一出,我赶紧拉起看得入了迷的妻子说:“庙会还有好多精彩去处在等着我们呢!”

漫步在石板铺就的路面上,顺路参观了中国民俗艺术馆、全国村长论坛纪念馆。馆内五彩斑斓的布老虎、布蝴蝶,古朴厚重的木雕,憨态可掬的泥人张作品,让人爱不释手;馆外墙壁上不同时期的村支书语录,可能是唤醒了尘封多年的记忆吧,有不少中老年人驻足品评。

不一会儿,我们来到了传说中的炎黄部落,一座小岛上,有曲折幽静的木桥,茅草、夯土、木桩搭建的草庵,虎皮椅子,贝壳币,身着仿兽皮衣服正在烤肉的“原始人”,从五光十色的现代都市一下子就来到原始人的部落,有种穿越时光的感觉。

走得累了,我们就在汉街找了一处小吃店,小店位置很高,环廊曲曲,有点苏州园林的味道,又更像周庄,凭栏远望,一带碧水下,游人如织,不时还能看到外国人的身影。看来,我们的这个文明卫生水城更像江南的旅游城市了。

顺着水道一侧的街区往前走,猛然看到矗立着的一排排古兵器,锃亮的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吸人眼球。听游人说,这是大汉街上布置的“兵器库”。穿过十几个浇糖人、剪纸、竹编、木偶等手工绝活展位,我们看到了一处文化味颇浓的地方:上庠(xiáng)文化影楼、上庠汉服店、上庠文化餐饮店。上庠有古代的大学之意,待我们踱进上庠汉服店,迎面就看到墙壁上介绍漯河的“上庠”文化:有九千年的贾湖遗址文化,有“文宗字祖”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,还有三国文化“受禅台”“三绝碑”等。试穿着古朴、宽舒的汉服,了解一点“上庠”文化,蛮有情趣。登上上庠餐饮店二楼,一阵舒缓的钢琴曲如清泉小溪的叮咚,楼梯拐角处一位长发如瀑的女子正在忘情地弹奏。最让我惊讶的是,这里有两排国学经典、文学名著、心理学等方面的图书、杂志。木制的餐桌、椅子、地板,只提供素食,不许喝酒。妻子说,光临这里的顾客绝大多数都是爱传统文化、有点超凡脱俗的女子。回顾埋首就餐,偶尔低声交谈的食客,让我庆幸在闹市之中找到了一处吃饭、小憩的“世外桃源”。

随笔·家乡纪事

## 救命的老榆树

□陈猛猛

当村里只剩下旗奶奶家的老院里还有一棵大榆树的时候,旗奶奶的心有些慌了,她近来干什么事都有些漫不经心,好像丢了魂似的。

这些年,农村栽树只栽杨树,因为杨树长得快,经济效益好,只要一成活就很少让人管理。杨树的木质很好,可以做家具,大门、床板等各种木料制品。所以,河堤上、荒地上、公路两旁,到处都栽着杨树,而小时候常见的榆树、柳树、桑树、槐树等树种渐渐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。

旗奶奶家的那棵榆树一个人搂不过来,有二层楼那么高。旗奶奶说,在刚嫁到夫家的时候,每年过年都是在榆树的枝丫上放的年炮。爱忆苦思甜的旗奶奶总是念叨着说:“老榆树是救命树,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它救了很多人的命。”她不停地唠叨,一遍又一遍地向身旁的儿孙重复着有关老榆树救人命的故事,祥林嫂一般。

三年自然灾害,粮食几乎绝收,家

家家户户闹饥荒。田野里的野菜能挖的都被人挖走煮野菜汤喝了,玉米叶、树皮、红薯梗子这些平时人们都不吃的东西都成了美味佳肴。人们用这些东西哄着饿着的肚子,村民们说话都低声低气的,因为实在是饿得太狠了,没力气大声说话。吃完那些难以消化的东西肚子发胀不说,排泄也成了大问题。在茅房里墩上半天,硬是拉不出来。

旗奶奶记忆中那年月最好吃的就属榆钱了,榆钱生着吃满口生香,有着一股沁人心脾的香甜。将榆钱洗净后上面撒上一层玉米面,然后在火上蒸大半个小时,美味的榆钱饭就成了。大人和小孩在饥饿年代因为吃榆钱饭第一次吃饱了肚子。而榆钱饭也只有春天有,过了春天,榆钱落了,榆树上就只剩下榆树叶。

榆树叶虽没有榆钱好吃,但与其他树叶比起来已经很好了,榆树叶发黏,吃在嘴里一点都不苦。在饿极了的时候,许多人都直接将榆树叶放在嘴里嚼,然后一口气咽下去,也算是“补充营养”了。在最困难的时候,饥饿的人们早把各种树叶捋光了,榆钱榆叶都没得吃了。没了叶子,人们开始吃树皮。

旗奶奶说,那时候很多树皮都特别难吃,苦得让人难以下咽,只有榆树的皮,透着一股清香,吃起来还比较软,也不是很难下咽。那个时候,旗奶奶有个很会爬树的哥哥,低处的榆树皮让人剥光了,哥哥就爬到高处,继续剥上面的树皮。旗奶奶想着那时的榆树皮汤,虽然只是把榆树皮切成小段放到锅里煮,制作过程非常简单,可一想起来那个情景,感觉像是遇到了自己多年未曾谋面的老伙伴那样亲切。

可爱的榆树在那个时候,救了很多人的命。现在,旗奶奶家菜园地里的四棵大榆树因为要盖房子碍事,所以也要伐倒了。

砍榆树那天,旗奶奶默默地看着拿着斧子、钢锯、粗绳子的师傅们围着大榆树忙来忙去。榆树终于倒下了,它们的躯体被分成了好几截装在拖拉机后面的车斗内运走了。砍榆树时有很多的汁液流了出来,我想,那应该是榆树的眼泪吧!这时,有一股香气弥漫在村子上空,持续了整整一天。旗奶奶说,这种味道和当年煮的榆树皮汤一个味,都是那么的清香,她一下子陷入了对过去的回忆里,不经意间,眼角里淌出了泪水……

